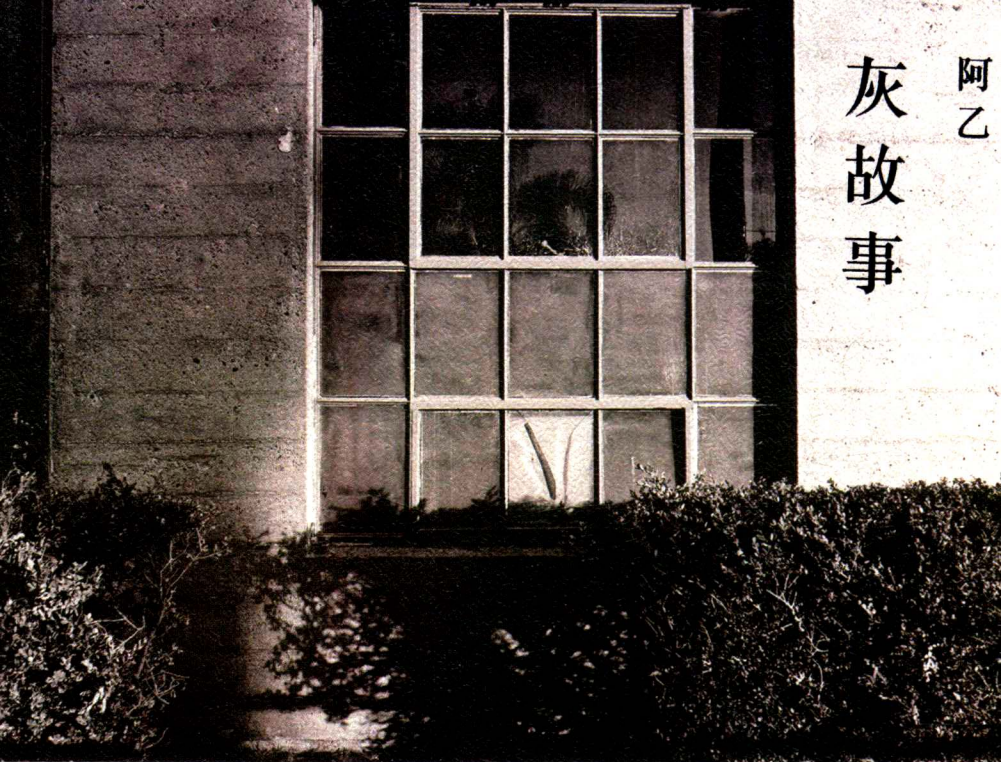


阿乙

灰故事



译林出版社

灰故事

阿乙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故事 / 阿乙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447-5975-5

I. ①灰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0857号

书 名	灰故事
作 者	阿乙
责任编辑	王珏
特约编辑	赵奕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0.875
插 页	4
字 数	231千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975-5
定 价	3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元气

(短篇小说：2006—2008)

目 录

极端年月

极端年月	3
------	---

乡村派出所

一件没有侦破的案子	89
在流放地	95
敌敌畏	103
小卖部大侠	110
国际影响	116
面子	122

男女关系

男女关系	131
------	-----

三到十秒	139
------	-----

记忆与少年

下午出现的魔鬼	149
---------	-----

黑夜	155
----	-----

一九八八年和一辆雄狮摩托	163
--------------	-----

毕生之始	173
------	-----

小镇上

一九八三年	185
-------	-----

黄昏我们吃红薯	194
---------	-----

阿迪达斯	202
------	-----

自杀之旅	211
------	-----

葬礼照常举行	220
--------	-----

粮食问题	236
------	-----

都是因为下了雨	241
---------	-----

再味	247
百分之五十	257

杜撰集

狐仙	269
春天	282
五百万汉字	295
蝴蝶效应巨著	305
世界	310
明朝和二十一世纪	315
八千里路云和月	322
下沉村的童话	330

极端年月

极端年月

第一部分

1998年2月14日下午

天空浩大,一只鸟儿忽然飞高,我感觉眩晕,便低下头。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,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。

以前也见过尸体,比如刺死的,胸口留平整的创口,好让灵魂跑出来;又比如喝药的,也只是嘴唇黑掉一点。但现在我似乎明白肉身应有的真相:他的左手还在,胸部以下却被炸飞,心脏、血管、肉脂、骨节犬牙交错地摆放在一个横截面里。这样的撕裂,大约只有两匹种马往两个方向拉,才拉得出来吧。

五米外,躺着 he 烧焦的右手;八米外,是不清不楚的肠腹和还好的下身;更远的桥上,则到处散落着别人的人体组织和衣服碎片,血糊糊,黏糊糊。桥中间的电车和出租车,像两只烧黑的鱼,趴在那里,起先有些烟,现在没了。

上午我往桥上赶时,已看到小跑而回的群众在呕吐,现在风吹过

来,我还是支撑不住。我抱头蹲在地上,可是又觉得那尸体自行立了起来,在研究自己可怕的构造。我猛然看了一眼,它还是面目模糊,一动不动地躺着,我便被这孤独弄得可怜起来,便拨媛媛的电话,对她说:我爱你。

媛媛说:你说些什么啊?

我说:我要保护你一生一世。

媛媛说:你没事吧? 没事的话我挂了。

我真想拉她衣领,告诉她,我庄重地说“我爱你”,并不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,而是因为一颗很小的炸弹,像撕叠纸,撕了很多。很多人,虎背熊腰的、侏儒的、天仙的、丑八怪的,说没就没了,说吃不上晚饭就吃不上晚饭了。

可是等找到合适的词,电话却响起嘟嘟的声音。

我撕破喉咙,大喊“操你妈”,天空轻易地把声音收走。我又将手机砸向石块,那东西只跳了一下,便找个草丛安静待着了。我慢慢靠上树,跌坐向树根,坐成一尊冷性的雕像。不久,媛媛的电话打过来,我又知自己心间其实埋着汹涌的水。媛媛一说“对不起”,我的泪水便冲出眼窝,汨汨有声。

我说:我只是想见到你。

媛媛忽然明白了,带着饭盒就往这片距大桥二十七米的树林赶。她气喘吁吁的身影越变越大,我挣扎起来,展开双臂,摇摇晃晃地迎接她,抱她。她的胸脯踏踏实实地顶上我的胸脯,我便像走近篝火,身体生起一层层的暖来。

用调羹捞完铝盒里最后一口饭后,我静静看着发怔的媛媛,说:我吃饱了。

媛媛的口里冒出蚊子一般的声音：我背叛你了。

我说：你说大声点。

媛媛摇着头说：对不起。

我慢慢走过去，抱紧她，箍紧她，箍得两人都不再抽搐了。

后来，阳具热了起来，我去翻她毛衣，可媛媛泪眼婆娑地拦着。媛媛说：说你原谅我。

我说：我原谅你。

然后我将毛衣拉下来，却忽见她的上身跟着一起血淋淋地拉了过来。我突然醒过来。眼前哪里有电话，哪里有媛媛，眼前只有肥肿的下午一层一层浮着。

1998年2月14日傍晚

远天变成硫磺色时，一个白衣老头一截一截变大，走向这里。我想这就是要等的北京专家，便舞着手迎上去。我想告诉他，远地儿没尸体了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可他却像个收破烂的，走走停停，拿着枝条在地上辛苦地拨来拨去。

我赶到他面前，敬了个礼。

老头抬起吊睛白额大头，说：会阴很好，臀部也不错。

我忽然闻到此人嘴里喷出的马粪味，心间晃荡一下，下起暖烘烘的雨来，可是老头又撂下我，在一边蹲下了。他戴好手套捡起那只烧焦的右手，眯眼看了很久，又小心放下。

看到那个躺着的上半身后，老头用枝条指着它说：你看，胸部以下没了，是什么情况？

我说：距离炸弹应该很近。

老头说：不，是炸药，你没闻到硝铵的味道吗？你能形容这一路的尸体吗？

我说：都是血肉模糊。可能有的伤重点，有的伤轻点。

老头说：你长长脑子。车边是不是有两具整尸？他们衣服是不是还在身上？上边是不是还有很多麻点？

我说：是，是。

老头说：说明什么呢？

见我没反应，老头又说：说明不是炸死的，是被冲击波活活冲死的。你想，人飞出来，先和车窗户有接触，出来后又和地面有接触，铁人也报废了。但是他们顶多是个炸裂伤，不像面前这具，明显是炸碎伤。炸碎了，就说明他待在爆炸中心。你看他右手飞了，说明什么呢？你说说看。

我说：他身体右边靠近炸药。

老头说：准确说，是他用右手点着了炸药。

老头又说：他的会阴和臀部保存得不错，又说明什么呢？

我想到会阴和臀部对位，很难同时完好，支支吾吾起来。

老头点着我的太阳穴，说：都给你指得这么明。他是蹲着点的。蹲着，火药就炸不到屁股和鸡巴了。

老头又说：在离电车西南方向三十米处，我们找到另一具胸腹缺损的尸体，他是两只手都炸飞了。你说因为什么？

我说：可能两只手抱着炸药。

老头说：总算对了。你看着，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画出电车爆炸前的样子了。左边多少位子，右边多少位子，坐什么年纪、什么身高的人，坐哪里，什么坐姿，我相信都可以画出来了。司机的位置在这里，

毋庸置疑。我听说司机伤得不重,这就说明他距离爆炸点偏远,这样我们可以判定,爆炸点在后车厢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只找到两具胸部以下缺损的尸体,而且分别被抛到西南和东北方向的最远处,这说明是他们引爆了炸药。情况就是这样,他们待在一起,一个面向司机坐着,双手抱炸药,一个背对司机蹲着,点它。至于其他人,复位也容易,损伤重的靠炸药近,损伤轻的靠炸药远,右边受伤说明右边靠着炸药,左边受伤说明左边靠着炸药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把几具特点鲜明的尸体请上车了。我感觉那个背部一塌糊涂的男子,当时在歪着身子亲别人,因为距他不远的一具尸体正襟危坐,只是炸掉了手臂。我感觉还有一个小偷,他的手被破损的皮革缠着,像是要抓什么东西,却什么也没有,我估计是钱,钱烧掉了。我还听说售票员没事,但是面部一片漆黑,我估计她当时应该发现了情况,想过去看,结果刚抬脚,炸药炸了。

老头说到梗阻处,忽见我仍是汗如雨下,便没意思地丢下树枝,说:可以收了。

我郑重其事地戴上橡胶手套,把尸块和物品小心翼翼捡进塑料袋,又塞进编织袋,试图挽回一点好感,可是腰一次次折下,便没气力了。我想歇息下,又不敢,只是默念,事情总会结束的,结束了就回家拉媛媛的手,鞋也不脱,睡死过去。

收拾停当后,我挺了好几下腰,寻思老头会和我一起抬编织袋,可他却傲慢地丢下一个眼神,然后打着手电,跟着一晃一晃的光芒,走前头了。我把编织袋扛上肩膀后,抬头看了眼大桥。那里,一个个人在忽明忽暗的警灯照耀下,像是尸体一具具站起来,像是收割完庄稼,相约回家,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。像是要抛下我。

1998年2月14日晚

下车后,我看见刑侦大队操场好像个屠宰场,堆满大大小小的编织袋,副大队长是算账师爷,在昏灯下点数。不一会儿,他扔掉账本,大步流星地走过来,两只手捉住老头一只手,握起来。

我拉开车后厢,拉出尸袋,小心听着他们聊天。副大队长说:数出了二百零二袋,吓死人。老头说:没什么没什么。我怕老头接着说: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弱智的警察。

卸好尸袋后,我过去向副大队长汇报,副大队长只嗯了一声,我便要像个屁一样飞走,却不料又被他伸手拉住。副大队长说:你带首长去洗澡。我好似驴儿跋涉归来,背上忽又被重物压着了,脸上苦起来。

澡堂里,水柱砸向马赛克砖,好像下雨,我拿毛巾狠狠搓洗身体,好似血污永远搓洗不完。未几,我看到老头走回更衣处,在那里用干毛巾搓隆起的腹部和灰茫茫的阴部,像搓一只伤痕累累的皮球。我把头伸进水柱,想:您老快点走啊。

可是老头却坐在那里抽烟。眼见抽完,又接上一根。

我穿好衣服后,老头说:走,一起吃饭。

我说:我还是不去吧,我去不合适。

老头呵斥道:让你去,你就去。

我是在那时理解“绑架”一词的,好似刚和莫斯科的情人度过第一个甜蜜的夜晚,便被差役架着往西伯利亚走了。我每往酒店走一步,便觉媛媛身体往水里没一截,走到门口,亮如白昼的灯光扑来,我咯噔一下,看到媛媛彻底沉入水中。湖面寂静,世界寂静了,无数亲热讨好

的“你好你好”声却纷至沓来。

进包厢后，副市长起立鼓掌，隆重介绍：这位就是张其翼张老，公安部首批特聘的十大刑侦专家之一。大家欢迎。

老头也不谦让，落座于上位，然后四顾看去。桌上好似开了个蔬菜园，百合、土豆、苦瓜、茄子、青菜、玉米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老头冷笑道：你们做西红柿鸡蛋汤是不是连鸡蛋也舍不得下？

副大队长鞠躬道：主要是怕心情不好。

张老说：心情不好算什么，心情不好也要吃饭啊。

副市长忙拍巴掌，把服务员喊来，说：有什么风味特产，尽管上。

又对张老说：我们地方小，不懂规矩，张老不要怪罪。

张老说：不怪。就来一瓶二锅头、一盘红烧肉、一盘腔骨、一碗猪肘子。小妹，速去。

我心里像被杀了一刀。世上拖人事莫过喝酒，敬酒还酒，还了还要敬，要么到中央，要么到地方，不矫情到凌晨不算完。我低下头，从这毫无用处的喧哗声中抽身出来，死盯着手机看，那上边的时间许久不变化一下，那上边一分钟慢似一世纪，那上边只写着永恒的四字：“中国移动”。我像从上课铃响起便开始憋尿的学生，坐立不安。许久，我又去想媛媛长什么样，却是什么也想不出，心下便有蚂蚁一行行，焦灼地爬。

正迷糊间，忽听副大队长从天上喝下来：老二，干什么呢？

我匆忙抬头，见红丝丝的肉片、肥硕硕的肉块和拦腰斩断的骨头，正冒着欢腾的热气，而张老已然夹好一块，要赏给我。一股呛水涌上喉间，可张老还在挑逗：闻一闻，很香的。

我闭上眼，生生把呛水吞了回去，张老嗤了一句，又去夹了三片，

招呼大家：吃，吃。

大家说好，却只拨弄蔬菜，而张老早已将肉汁从唇间咬飞出来，我看得魂飞魄散，便又低头瞅手机，没有未接来电。我想把它恢复成鸣音，又怕不懂规矩。抬头时，张老又从碗内夹出肘子，大家唯恐被点名，埋头扒饭，个个把口腔塞得严严实实。

张老有礼送不出，愤愤地把肘子丢回碗内，那油汤猝然飞出。副市长已然控制不住，吐了，我们受领导启发，个个鼓起嘴巴。张老大嗤：你们干什么公安？拂袖而去。我们面面相觑，不敢赔罪，不敢挽留，只愿他走快点，他一走，我们就自由了，就欢快地吐起来，有的吐完，觉得不到位，抬头看看腔骨的血盆大口，继续吐起来。

我擦嘴时看到同事揉太阳穴，便问：你白天不是收尸吗，怎么也怕？

同事说：白天收东西，晚上吃人啊。说完眼泪出来了，我也出了些眼泪。我想这样也好，牢坐完了，解放了，却不料副大队长扔掉餐巾纸，拍巴掌说：今晚统统加班。

我忽然厌倦起这工作来。我想应该甩掉背上的重担，咬断鼻前的缰绳，离开这永无解脱的轨道，撒开蹄子去过情人节，可是又有声音告诉我，你这是命，而且是条好命。

我想给媛媛说下，可是害怕这样是把自己丢在砧板上，任她劈头盖脸地剁。我想她打过来就好了，我的声音像生病一样，她或许就理解了。

我拖着自己，恍恍惚惚走向大队，冷不丁被门口嘈杂的声音围杀过来，他们揪我衣服，摸我肩膀，给我下跪磕头。我张皇失措地说：往好里想吧。有个把粉底哭花了的中年妇女冲过来说：什么叫往好里